

双面 男 人

朱
凌
著
花
城
出
版
社





双面男人

朱凌著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双面男人

朱凌著.

— 广州:花城出版社.2002.4

ISBN 7-5360-3789-9

I. 双...

II. 朱...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1921 号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

(广州市滨江东路 500 号)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8.875 1 插页

字 数 177,000 字

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789-9/I·3099

定 价 14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1	第一章	出狱
43	第二章	诱骗
111	第三章	婚变
171	第四章	超恋
249	第五章	涅槃

第一章

出 狱

这是三月里一个淫雨霏霏的傍晚，罗湖看守所笼罩在一片阴森的寂静之中。一名身材魁梧的管教从办公楼走出，他冒着细雨穿过空旷的操场，来到对面的 219 监仓门口。

“高照！”

管教对着门里厉声叫道。里面立即传来一片骚动声。管教上前打开监仓的铁门，铁器的撞击声在寂静中突然响起，显得特别的刺耳。管教拉动沉重的铁门，门缝里立刻冒出好几个光头。一只手从光头的后面伸过来，在几个光头上面拍打了几下，被打的光头立马缩了回去。接着，一个打着赤脚、穿着衬衣和短裤的犯人走了出来。

“你的衣服和拖鞋呢？”管教有些纳闷。

“留给其他的犯人了。”

管教没再说什么。犯人跟着管教走过一排排监仓来到大门口。几名威武的管教在这里守候。一位管教厉声问道：

“姓名？”

“高照。”

他脸色苍白，身体虚弱，但眼中仍然透出坚毅和灵气。

“犯什么罪进来？”

“诈骗。”

管教验明正身之后，递给高照一张释放通知书。

高照接过释放通知书，脸上毫无表情。他走进大门右边

的物件寄存处，五分钟后，又走了出来，衬衣的口袋比进去时鼓了起来，显然从物件寄存处里取回了什么东西。

一名管教给他打开厚厚的铁门，高照提起脚迈了出去。突然，他听到身后“咣”的一声，禁不住心有余悸的迅速转过身去——原来是铁门重新关上时发出的撞击声。他忍不住用一只眼睛凑近门缝，想感受一下从外面看里面是什么感觉，谁知铁门上的一个扬声器里传来一道严厉的声音：

“走开！”

他惊讶地转过头，顺着高墙和电网向右望去，只见一名武警站在岗楼上正居高临下地注视着自己。

高照赶紧识趣地在雨水中迈开了脚步。他此刻深切地感受到，看守所原来是这样一种地方：它要你时你想出也出不来，它不要你时你想进也进不去。

高照走过预审处的大楼，在看守所的大门口停下了脚步——

看守所依山而建，视野开阔。他极目远眺，眼前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，地平线上的天空像幕布一般倾泻下来，青山与高楼叠映其上，看上去像是一道剧场舞台上的幻灯片。他仰起头顺着天幕向上看，胸中禁不住涌起一阵感动——天真大啊！

在看守所的高墙里见到的天只是一个小方块。整整六个月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天了！想到自己在里面度过的这段艰难的岁月，他百感交集，掩面大哭。

一阵伤心恸栗的抽搐之后，高照渐渐平静了下来。

门口没有来接自己出狱的亲戚或朋友。他知道自己在这里面呆的时间不会很长，为了尽量不让人知道这次出事，他在狱中没有向任何人求助。

高照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他在狱中已经酝酿了一个出狱之后如何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，不去惊动亲戚和朋友，完全靠自己的智慧去解决吃住的大胆而周密的行动计划。

所以，他在看守所门口没有过多的踌躇。感慨一阵之后，他便毫不犹豫地沿着金稻田路朝布吉的方向走去……

高照在夜幕中，走进离布吉关口不远的鹏城花园。这是一个由五十多栋楼房组成的大型住宅区。他一栋栋找过去，最后在一栋叫做“海宁阁”的楼前驻足停留。

他在狱中得知这里有他一位狱友的房产。高照其人，不仅能说会道，能写会画；而且精通武术，身怀太极绝技。由于文武双全，看守所管教便让高照担任他这个监仓的“管仓”（即管理其他犯人）。在狱中，犯人们经常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，这些表格最后都要交到“管仓”手上。高照由此知道一位狱友的登记住址就是“鹏城花园海宁阁 101 室”。

以后，高照又有意识地了解到这位狱友也是独自一人来闯深圳，他被抓之后这套房子就成了空房。这位狱友因犯受贿罪还有三年才能出狱，高照在狱中就盘算着要神不知、鬼不觉的借这套房子作为出狱时过渡的栖身之所。

高照在黑暗中绕着“海宁阁”转了几圈。他发现这栋楼每层有四套住房——两套两房的朝南，两套三房的朝北。一

楼的四套住房里面都没有灯光。高照根据对讲门上的房号排列推断 101 应该是大门左边的一套三居室住房。他反复按了几次 101 房的对讲机按钮，里面都无人接听。他发现 101 房的一扇窗户没有关好，于是双手抓住窗户的铁条用力引体向上，借着外面路灯投射进去的微弱的光线，看到紧挨着窗户有一张书桌，地上有被风吹落的报纸、铅笔和毛巾，显出一种很久没人住过的迹象。

就是这套房子了——高照心想！这时，他心里怦怦直跳，不知道是因为喜悦还是紧张。他仔细权衡了一下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，以及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处境，最后还是觉得这个险值得一冒！

现在行动为时尚早。高照退回到一个自行车棚下暂作休息。雨水已经完全浸湿了他的衣服，他不停地哆嗦着身体打着寒战，肚子也在“咕咕”作响。好在半年的狱中生活，已经把他对饥寒的忍耐能力锻炼得十分坚强。高照四处张望，发现车棚里停着一台摩托车。他走过去对着摩托车的后视镜审视了一下自己的面容——这张脸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，头发也几乎白了三分之二。他本来就是少年白，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白头发。现在经过看守所的半年折腾，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小老头。高照苦笑了一下，在心里安慰自己：“白几根头发算什么？当年武子胥过韶关，一夜愁白头，以后不是照样做宰相？不幸中的万幸，是没像别的犯人那样剃光头。不然的话，计划就无法实施了……”

看守所里，一般的犯人都要剃光头，担任“管仓”的犯

人则可以例外。

高照在车棚里胡思乱想地熬了两个多小时。他用右手在鼓鼓的衬衣口袋里掏了掏，结果掏出一只劳力士表。看看已到十一点多钟，高照觉得是行动的时候了！

他重新走到海宁阁 101 房的窗户下，把那块劳力士表放在紧挨窗户的书桌上，然后将窗户轻轻掩好，使人看上去像关好的一样。这只劳力士表是他入狱时被扣押在看守所的物件寄存处的，出狱时他从物件寄存处领回来了。他在筹划现在正实施的行动计划时，曾经蒙蒙眈眈地觉得这只表或许能起到什么作用，没想到它还果真派上了用场！

高照在窗下稍稍站了一会儿，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又把准备好的说词练习了几次，便朝鹏城花园旁边的一家修锁店走去。

修锁店的老板正准备打烊，铝合金卷闸门已经拉下了一半。

高照走上前把门拍得“哗哗”响，他大声朝里面喊道：

“老板，能帮忙开一下锁吗？”

“可以。开一把锁五十块钱。”

回应是从卷闸门的后面传来，接着，钻出一个小个子广东人。当他看到高照的模样时，脸上露出了不解的神色。

高照连忙解释说：

“我刚才被人打劫了，浑身被抢了个精光。”

“开门的钥匙也没给你留下？”

“没有，因为钥匙挂在皮带上，而那根皮带值一千多块

钱。”

“你那身衣服也很值钱吧？”

“一套意大利‘卡登利’西装，还有一件高级羊毛衫。”

“是啊，打劫的人也是很识货的！我们这里比较偏僻，经常有人在这一带被人打劫。”

锁店老板说完，便又用广东话对着卷闸门里叨咕了一阵。一会儿，门里伸出几把工具来。他问高照：

“你住哪？”

“海宁阁 101。”

“走吧！”

两人一起来到海宁阁的对讲门前。高照按了一下 201 房的对讲按钮，对讲器里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：

“冰狗？（广东话：‘哪一个’的意思）”

高照沉着地回答：

“我是 101 业主，忘了带大门钥匙，请开一下门。”

“弃心！（广东话：‘神经病’的意思）”

小女孩在对讲器里骂了一声，但还是“咣”的一下把门打开了。

高照领着锁匠在 101 房的门前停了下来。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，需要打开的有一道铁门和一道木门。锁匠二话没说，对着铁门“咣咣咣”就敲起来，那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的刺耳，使高照听起来胆战心惊！他本能地制止锁匠——

“你能不能轻点？现在是深夜，尽量不要影响别人休

息。”

锁匠不明白高照的心理，竟用一种调侃的语气跟高照开起了玩笑：

“声音是轻不了的啦——声音轻了就开不了门的啦——”

面对一个如此不解人意的锁匠，高照心里暗暗叫苦，但又无可奈何。他估计这么大的声音一定会招来别人的抗议。果然，铁门刚刚打开，一名身着保安制服的彪形大汉就出现在他们的身后。

“干什么？”保安厉声说道。

高照和锁匠转过身来，保安的威严叫没有做坏事的锁匠都感到胆怯，他急忙指着高照说：

“这位老板叫我帮他开锁……”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高照沉着地迎上去，有条不紊地向保安叙述了一通自己如何被打劫的经过，他把故事编得无懈可击。

“报案了吗？”保安问道。

“没有。我觉得报案也没有用。”

高照知道不能讲报案了，否则再一问在哪儿报的案，并且打个电话去核实一下，就全露馅了。

保安继续盘问——

“这套房子是你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你买的还是租的？”

“买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买的?”

“一九九六年买的。”

——这是高照在狱中了解到的内容。

“是用你的名字登记买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黄勇。”

——高照报的是那位狱友的名字。

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呢?”

“你可能是新来的吧?”

高照大胆地蒙了保安一句，因为他知道深圳一些住宅区里的保安都是走马灯似的换。这一句，还真让他给蒙着了！保安听后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嗯……我……才来半个月。”

“怪不得你没见过我。这里干的时间长一点的保安都认识我。”

保安并未死心。他打开无线对讲机，叫通了管理处，他要那边查一下海宁阁 101 的业主叫什么名字，什么时候买的房。一会儿，那边确认海宁阁 101 的业主是叫“黄勇”，购房时间是一九九六年。

保安还不放弃努力：“你怎么证明自己是黄勇呢?”

“我的身份证在被抢的衣服里，所以，我现在无法向你证明我就是黄勇。但是，我可以向你证明这套房子确实是我的。我有一阵子没有在这儿住了，屋子里可能有点脏乱。我

上次出门时把手表忘记在书桌上了，那是一只劳力士表。等门打开了你和我一起进去就能看到。”

保安让锁匠迅速将木门打开，三人一起走了进去，开灯一看：里面的情景果然像高照所说的那样。

于是，保安对刚才的盘问表示歉意，高照则表扬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，并且说要把他今天的良好表现反映到管理处去。接着，他又当着保安的面对锁匠表示明天买了新锁还要请他来装，开锁和装锁的报酬将在明天一并给他。

锁匠听了非常乐意，他知道如果今天拿了开锁的钱走，明天装锁的生意就未必是他的了——鹏城花园附近修锁开锁的并非他一家。

送走保安和锁匠之后，高照没有顾得上仔细观察这套房间。他迫不及待地冲进卫生间，就用冷水狠狠地洗了一个澡——洗这个澡他往身上整整搽了六遍肥皂！然后，他一头栽倒在床上，拉开床上的一条棉被蒙头便睡。

现在，就是天塌下来他也会置之不理，他已经疲惫到了极点！

高照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，他觉得眼前的一切与往日睁开眼时见到的不同，他一时想不起为什么会这样。

他重又闭上眼睛，打算再睡一会儿。这时，他猛然想起昨天所发生的一切，倏地一下便掀开被子坐了起来。他的目光像闪电一样在整个房间一掠而过——

房间里其实也很简陋，只有一只大衣柜、一张床、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。

他翻身下床，光着身子走过去打开大衣柜的门。看守所的监仓里都是清一色的“和尚”，彼此没有遮掩身体的必要。所以，半年的监禁生活使高照对裸身再也不感到有丝毫的害臊。他慢悠悠地查看着大衣柜，只见里面空荡荡的，唯有隔层的托板上凌乱地放着一堆衬衫、线裤、短裤和袜子。高照没有要短裤，他随便挑了一件衬衫和一条线裤穿上，便开始在屋子里转悠起来。

这是一套三居室的住房，有两个卫生间和一个厅堂。除主人间外，另外的两间房是空的。厅里面也只有一套木制沙发、一只低柜和一台电视机。房间里只作了一点简单的装修——墙面粉刷了一下，地上铺了瓷砖。厨房里有抽油烟机 and 煤气灶，但是没有餐具和油盐味精等调料。高照感到正像他那位狱友所说的那样，那位狱友真的并不经常来住，他在别的地方另有住处，买下这里只是作为一种投资或是用来出租。

高照转身回到主人间，开始检查书桌的抽屉，发现最上面一层抽屉里居然有一部电话！连接话机的电线是从书桌后面的木板上开了个洞穿进抽屉，所以从桌面上看不到。他拿起电话，里面传来等待拨号的电流声——电话是好的！高照心里一阵惊喜，他把电话机拿到桌上准备要打，却发现电话机下面还压着一本邮政储蓄所的存折，存折里面有交电话费扣款剩下的五百多块钱！

“天助我也!”高照忍不住叫出声来，他拿起桌上的那只劳力士表，想道：“如果这个存折取款不用密码，我就不需要卖掉手表了!”

现在已经是九点多钟，身体已经极度的饥饿和虚弱。高照拿起存折毫不犹豫地就往外走，他知道自己穿着衬衣、线裤和拖鞋走出去十分不雅，必将引起旁人的注意，但是也别无选择。出门之后，他尽力在表情、体态和情绪上，表现出一副在家休闲的样子，而这一天又正好是星期六。

鹏城花园往西不远就有一个邮政储蓄所。高照填了单子之后，连同存折一起交给了营业员。这时，他心里怦怦直跳，全身的血液都直往脑袋上涌。他两眼紧紧盯住营业员的手，生怕她停下来对自己说一声：“请输入密码!”

营业员在微机上操作了一阵，抬头对高照说：“先生，账上已经没有这么多钱了。”

高照急切地说：“存折上不是显示有五百多块钱吗?”

“先生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上面显示的是半年前的扣款余额，现在只剩下二十多块钱了。”

高照结果存折一看，暗中心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要钱心切，忘了看日期!”

“先生，二十块钱要不要取?”

“算了!”

高照懊恼地走出了邮政储蓄所，现在只有去卖表了。他去了东门，找了家表店，表店老板认定他是来销赃的，于是原价一万多块钱的表，硬是只愿出两千块钱。高照别无选